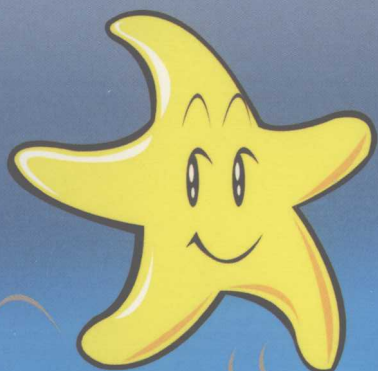


当代校园文学精选



星辰向爱的芳心 XINGCHE

XIANG AIDEFANGXIN ZHAYAN

季冰冰 主编

眨眼

远方出版社

星辰，向爱的芳心眨眼

主编：季冰冰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校园文学精选. 赵树丽 赵晓霞主编 一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5. 12

ISBN 7-80723-123-8

I. 当... II. 赵...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7978 号

当代校园文学精选
星辰,向爱的芳心眨眼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大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8 字数:320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套

ISBN 7-80723-123-8/I·32

定价:498.00 元(全 20 册)



前 言

生命中总有一些风花雪月的往事，无法抹去；总有一些缱绻的感情，轻轻地颤抖在心底，令人惆怅又甜蜜。每一刻凝视都秋水涟漪，每一次想念都千回百转、烂漫悠长，每一个承诺，都是心的共鸣和永世的相随。爱情，爱的执着和喜悦，命运的颠仆和往复，令人生充满感激、乐趣和奇迹。

正因为爱情是人间永恒的不解和追问，才有那么多的人歌咏爱情，说它是永不凋零的玫瑰，也有人憎恨爱情，称它是最残忍的天使。读读这些青梅竹马或山盟海誓后沉淀下来的文字，找回曾经的梦和难舍的情意，让雪蕊般纯洁的感动苏醒过来。为爱信仰，为爱停留，为爱呼唤，为爱找寻。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一看题目便不同凡响，围绕多情和无情，爱情的悲喜情愁演绎得有理有据，情理交融。人们从来就有对美好追求的一如既往，那么追逐爱情也将成为人间恒古不灭的神话。

《“敲”在花季中的温馨》讲述了一个令人伤感的爱情故事，结局或许让人有点意外，但又似乎并不意外：“我”与家乔有着青梅竹马的初恋之情，并没有表白，“我”一直在相思中刻苦成长，期待可以坦然地爱他。然而最后是



男孩变了，尽管是迫于无奈，却并不令人同情，“我”带着伤感平静地离开，温馨的只是那段悄然发生的纯洁相思吧。

《母亲与小鱼》的作者是海外女作家严歌苓，小鱼在母亲生活中曾经象征幸福和爱情，艰难岁月里，母亲用小小的鱼传递着对丈夫的爱和对生活的信心。终究时过境迁，父亲有了新的生活，父母离婚了，母亲只能沉浸在爱的回想中，固执地用小鱼呵护着自己受伤的情感。令人心酸和感慨的不仅是母亲无望的爱情，或许让人沉思，爱，到底是坚强还是脆弱？

《听潮的故事》中的海潮描写被选入课本，这里选入了全文，令人难忘的不仅是壮观奇丽的海潮，还有“我”与妻的深厚感情，对海潮的态度和人生的感悟，旧时代人情的冷淡和势利——与壮丽的海潮和远方的灯塔相比，人生和爱情都是短暂和费解的。



目 录

初恋	周作人 (1)
月云	金庸 (4)
红玫瑰	李敖 (15)
日子	江飞 (19)
鸟与树的恋爱	王芸 (24)
今夜，有无数的月亮	水月 (28)
从秋天，到冬天.....	马莉 (31)
关于青梅竹马的岁月	邓海建 (35)
夜枕春华	成风白 (38)
梦里花落知多少	三毛 (42)
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冯至 (61)
繁星	都德 (66)
我的初恋	歌德 (73)
饿	萧红 (83)
怀念萧珊	巴金 (89)
写在蝴蝶身上的语言	〔美〕埃米尔·萨利姆 (104)
谁的藏靴晾在草滩	王宗仁 (112)
草戒指	铁凝 (124)
贫贱夫妻	钟理和 (129)



美丽的茧	简斌 (142)
秋季黄昏中的那一片天宇	芸芸 (146)
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	梁遇春 (150)
给亡妇	朱自清 (155)
毕竟还是那条街	张佳邻 (161)
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嵇伟 (167)



委迤地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地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

初恋 | 周作人

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是十三岁罢。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隔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儿。她本姓杨，住在清波门头，大约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便认她作干女儿，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



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地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

“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

“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

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十一年九月)



感悟：

初恋的感觉总是美好的，宛若清晨犹带露水的丁香花瓣，挥散着一种清纯的美。而初恋有多短暂的，就像太阳出来便将露珠蒸发，只留下怀着淡淡惆怅的丁香和一段青涩的忧伤。有人说初恋是最甜蜜的残忍，有人说初恋是最温柔的伤痕。无论它是什么，到了花开的年纪，就总有一种朦胧在默默绽放，让人不忍挥去。





月云吓得脸上有点变色，右手不由自主地挡在自己面前，似乎怕宜官打她。她和宜官同年，但几乎矮了一个头，头发黄黄的稀稀落落，如

果宜官要打，她逃也不敢逃，两条腿已在轻轻发抖了。

月 云 | 金 庸

一九三几年的冬天，江南的小镇，天色灰沉沉的，似乎要下雪，北风吹着轻轻的哨子。突然间，小学里响起了当啷、当啷的铃声，一个穿着蓝布棉袍的校工高高举起手里的铜铃，用力摇动。课室里二三十个男女孩子嘻嘻哈哈的收拾了书包，奔跑到大堂上去排队。四位男老师、一位女老师走上讲台，也排成了一列。女老师二十来岁年纪，微笑着伸手拢了拢头发，坐到讲台右边一架风琴前面的凳上，揭开了琴盖，嘴角边还带着微笑。琴声响起，小学生们放开喉咙，唱了起来：

一天容易，夕阳又西下，
铃声报放学，欢天喜地各回家，
先生们，再会吧……

唱到这里，学生们一齐向台上鞠躬，台上的五位老师



也都笑咪咪地鞠躬还礼。

小朋友，再会吧……

前面四排的学生转过身来，和后排的同学们同时鞠躬行礼，有的孩子还扮个滑稽的鬼脸，小男孩宜官伸了伸舌头。他排在前排，这时面向天井，确信台上的老师看不到他的顽皮样子。孩子们伸直了身子，后排的学生开始走出校门，大家走得很整齐，很规矩，出了校门之后才大声说起话来：“顾子祥，明天早晨八点钟来踢球！”“好。”“王婉芬，你答应给我的小鸟，明天带来！”“好的！”

男工万盛等在校门口，见到宜官，大声叫：“宜官”笑着迎过去，接过宜官提着的皮书包，另一只手去拉他的手。宜官缩开手，不让他拉，快步跑在前面。万盛也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两人走过了一段石板路，过了石桥，转入泥路，便到了乡下。经过池塘边柳树时，万盛又去拉宜官的手，宜官仍是不让他拉。万盛说：“少爷说的，到池塘边一定要拉住宜官的手。”宜官笑了，说：“爸爸怕我跌落池塘吗？万盛，你去给我捉只小鸟，要两只。”

万盛点头，说：“好的，不过现在没有，要过了年，到春天，老鸟才会孵小鸟。”

“鸟儿也过年吗？它们过年拜不拜菩萨？”

“鸟儿不会过年，它们唱歌给菩萨听。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小鸟孵出来才不会冻死。”

两人说着走着，回到了家，万盛把宜官送到少奶奶跟前，表示平安交差，宜官叫声“姆妈！”就回自己房去，



他挂念着他的八只白色瓷器小鹅。

“月云，月云！拿白鹅出来排队！”

月云是服侍他的小丫头，答应道：“噢！”拉开抽屉，小心翼翼的把瓷鹅一只一只拿出来，放在桌上。她黄黄的脸上罩着一层阴郁的神色，小小的手指一碰上瓷鹅的身子就立刻缩开，似乎生怕碰坏了鹅儿。

宜官把瓷鹅排成两排，每排四只，左右相对，他唱了起来：“小朋友，再会吧……哈哈，哈哈，噢！”拿起右边的一只小鹅，仔细审视它的头颈。长长的头颈中有一条裂痕，“噢！”左手稍稍使劲，鹅颈随着裂痕而断，啪的一声，鹅头掉在桌上。“月云，月云！”叫声发颤，既有伤心，又有愤怒，小脸慢慢涨红了，红色延伸到耳朵，拿着没了头的瓷鹅的右手轻轻发颤。

“不是我，不是我打断的！”

月云吓得脸上有点变色，右手不由自主地挡在自己面前，似乎怕宜官打她。她和宜官同年，但几乎矮了一个头，头发黄黄的稀稀落落，如果宜官要打，她逃也不敢逃，两条腿已在轻轻发抖了。

宜官蓦地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悲哀，他也不是特别喜爱这些瓷鹅，只是觉得八只鹅中突然有一只断了头，一向圆满喜乐的生活忽然遇上了缺陷，这缺陷不是自己造成的，是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外力突然打击过来，摧毁了一件自己喜爱的物事。他应付不来这样的打击，瞧着左边一排四只小鹅，而右边一排只有三只，一只断头的小鹅躺在一旁。他忽然坐倒在地，放声大哭。

月云更加不知如何是好了，如果宜官伸手打她的头，



她默默忍受就是了，哭也不敢哭，因为那个鹅头确是她不小心碰断了的。当时她马上去找大姐姐瑞英。瑞英是少奶奶（宜官的妈妈）的赠嫁丫头，她从小服侍小姐，小姐嫁过来时，小姐的爹娘就把她当作礼物，送给了姑爷家。姑爷在镇上管钱庄，时常不在家，小姐懦弱而疏懒，瑞英就帮小姐管家，管理官官宝宝们（别的地方叫少爷、小姐。在江南，如果老太爷、老奶奶在堂，第二代做少爷、少奶奶、小姐；第三代的是官官、宝宝），管理厨子、长工和丫头。瑞英心好，见月云吓得发抖，叫她不用怕，出了个主意，把熟粽子的糯米舂成了糊，做成粽胶，把断了的鹅颈粘了起来。

瑞英听得宜官的哭声，忙赶过来安慰，唱起儿歌来：“宜官宜官乖官官，卖鹅客人不老实……”宜官问：“瑞英姐姐，什么卖鹅客人不老实？”

瑞英撒谎：“昨天街上卖这八只鹅给我们的卖鹅客人，是个滑头，八只鹅中有一只是断了头颈的。他骗我们，用粽胶粘了起来，假装八只鹅都是好的。”她又唱了：“宜官宜官乖官官，卖鹅客人不老实……”江南人一般上很有礼貌，不大说粗鲁的话，把卖瓷鹅的小贩称为“卖鹅客人”，这只鹅的头颈这样容易断，可能本来真的有裂缝，但瑞英只说他“不老实”，轻轻的责任一句话就拉开了。月云小小的脸上现出了一点点笑容，大大的放心了。

宜官心中落了实，找到了这一场灾祸的原因，不再是莫名其妙、毫没来由地忽遭打击。他知道是一个陌生人的“不老实”，不是身边亲人瞒骗他、欺负他，于是安心了。拿起床边一本昨天没看完的小说来看，是巴金先生的小说，他哥哥从上海买来的，不知是《春天里的秋天》，还



是《秋天里的春天》，说一个外国小男孩和马戏团的一个小女孩成了好朋友，有一点少年人的恋情，可惜两个人在一起玩不了多久，就给大人硬生生地拆开了，不许他们两人再在一起玩。宜官看着看着，心里感到一阵阵沉重的凄凉，带着甜蜜的凄凉，有点像桌上那盆用雨花石供着的水仙花，甜甜的香，香得有些寂寞和伤心。水仙还没有谢，但不久就会憔悴而萎谢的。

瑞英见宜官脸上流下了泪珠，以为他还在为瓷鹅断颈而难过，轻轻拍着他的背，低声哼唱：“宜官宜官乖官官……”

月云把一只铜火炉移近到宜官身边，好让他温暖一些。宜官在朦朦胧胧中看到月云黄黄的脸，想到了妈妈在月云初来时的说话：“人倒是端正的，也没有跷手跷脚，就是乡下没啥吃的，养得落了形，又黄又瘦，快十岁了，还这样矮……”月云的妈妈全嫂说：“少奶奶，我们苦人家，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的。镬子里饭不够，总是让她爸爸和哥哥先吃，男人吃饱了，才有力气到田地里做生活。我……我吃少了饭不生奶水，小娃子没奶吃要饿死，所以……所以学云常常吃不饱，热天里还没割稻时，米缸里没米，学云成天不吃饭……”宜官的妈妈叹气说：“真是罪过……”宜官斜眼瞧着学云，说：“学云不肯吃饭，调皮，不乖……”全嫂说：“宜官啊，学云不是不肯吃饭，是想吃没得吃。”宜官有时不高兴了，就不肯吃饭，表示不满，最长久的一次，是因为妈妈给他做的拖鞋上绣的蝴蝶不好看，蝴蝶翅膀只绣一条边线就算了事，不像二伯父家静姐姐的拖鞋，蝴蝶的翅膀用不同颜色绣了实地，好看得多，后来妈妈央静姐姐绣了两块实地蝴蝶的鞋面，宜官才高高



兴兴地笑了。在他不肯吃饭的时候，妈妈和瑞英常说他“不乖，调皮”，他以为学云不吃饭，也是像他一样使小性儿捣蛋。

学云是原来的名字。她爸爸初次领着她来宜官家里时，宜官的爸爸说：“学云的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岳云，那是岳爷爷的公子，冒犯不得，不如改作月云。”她爸爸连忙陪笑说：“好，好，少爷改得好，我们乡下人不懂事。”在那小镇一带，“学”字的声音和“岳”字几乎相同，岳飞岳爷爷是在杭州就义的，杭州离那小镇不远，岳爷爷很受当地人尊敬崇拜。从此之后，学云就改成了月云。

在江南这一带，解放之前，穷苦的农民常将女儿卖或押给地主家或有钱人家做丫头。小姑娘通常是十一二岁，可以做一点轻松家务了；八九岁的也有。卖是一笔卖断，一百多块或两百多块银元，看小姑娘的年纪，以及生得好不好，人是不是聪明机灵，手脚是否伶俐而定；押是八九十块或六七十块银元，通常父母在十年后领回，但押的钱要归还。等于向主人家借一笔钱，十年后还钱，不付利息，小姑娘是抵押品，在主人家做工，由主人家供给衣食，没有工钱。虽说是押，但贫农到期通常没钱赎回，不管是卖还是押，小姑娘十八九岁或二十岁了，主人家往往会作主将她嫁到镇上或嫁给别的佃户、长工，能收多少聘金就收多少。如果是买的，几乎像是奴隶，小姑娘伤痛病死主人家没有责任。押的丫头地位略好，虽然主人家常打骂，有时罚饿饭，但有什么事要去和她父母商量，倘若不幸生病死了，往往会酿成重大纠纷，主人家少不免要赔



一笔钱。

月云是押的，她父母爱她，不舍得卖。宜官的妈妈说她又黄又瘦，长得很丑，不值得买。

宜官在睡梦中似乎变成了书中那个外国小孩，携着马戏团小女孩的手，两人快快乐乐地在湖边奔跑，那个小女孩好像是月云，笑声很好听。他很少听到月云笑，就是笑起来，声音也决没有这样柔嫩好听。两人见到湖里有许多白色的鹅，白色的羽毛飘在碧绿的湖水上。这些白鹅慢慢排成了两排，隔着柳树相向而对，头颈一伸一缩，好像是在行礼。宜官做个鬼脸，唱了起来：“先生们，再会吧！小朋友，再会吧……”他忽然闻到一阵阵甜香，是烘糖年糕的香气，睁开眼来，见月云拿着一只碟子，送到他面前，笑眯眯地说：“宜官，吃糖年糕。”

快过年了，宜官家已做了很多白年糕和糖年糕。糖年糕中调了白糖和蜂蜜，再加桂花，糕面上有玫瑰花、红绿瓜仁以及核桃仁。月云揭开了火炉盖，放一张铜丝网罩，把糖年糕切成一条一条的烘热。年糕热了之后，糕里的气泡胀大开来，像是一朵朵小花含苞初放。

宜官接过筷子，吃了一条，再挟一条提起，对月云说：“月云，伸出手来！”月云闪闪缩缩地伸了右手出来，左手拿过一根竹尺，递给宜官，眼中已有了泪水。宜官说：“我不打你！”把烘得热烘烘的一条糖年糕放在月云伸出的右掌里，月云吓了一跳，“啊”的一声叫。宜官说：“烫的，慢慢吃！”月云胆怯地望着宜官，见到他鼓励的神色，似信非信地把年糕送到嘴里，一条年糕塞满了她小嘴。她慢慢咀嚼，向身后门口偷偷瞧了瞧，怕给人见到。